河漕備考

二之二

甲寅春游虞山所得此書洵有用之作向未刊行故以極重價得之

古新老人記

我
國家定鼎燕京河漕兩道治法精詳顧河道自西以至東漕道自南以至北中間交會之處往往清濁混淆始而淺澀既而淤墊久之而潰決之患作河道不利漕道亦阻矣明時漕道必假途于濁河糧舡出口由黃河逆上至封邱之中灤登陸轉運其行於河者一千二百餘里濁河走塞無定糧船行于其中雖係腹地險同航海軍民不便永樂年間乃沒會通閘一河俾糧舡俱由徐州之淄溝過沛縣入閘河避去黃河之險六百餘里迨後黃河屢決淄溝沛縣

之漕河不可行嘉靖四十四年復開南陽至夏鎮開河一百四十里通留城鏡山漕道粮船由徐州之茶城進口避去黃河之險二十里萬曆三十二年開泇溝自夏鎮至宅河三百二十里避去黃河之險三百里至

國朝康熙二十七年開濬中河自清河出口抵駱馬湖共二百餘里復避去黃河之險二百里而粮船之行于河者僅絕流而過之七里矣伏惟

聖祖仁皇帝聰明天亶仁智性成御宇六十一載六次親閱河工指授方畧洞中機宜綱目備舉美善兼盡故能易汙萊為

沃壤趨災黎于更生緯地經天實曠古帝王所未有而平成之效亦前代史册所未聞也鋐草茅下士仰沾

聖化飲和食德七十餘年第筋力衰邁不能少效涓埃有志無才良用自嘆竊見總河遂寧張公有恭進治河

上諭事宜并請纂輯成書等疏業及一時同事諸公奏議嘉謀嘉猷誠元明諸臣計議之所未及繙閱之暇編輯成書復採舊聞附以管見有河務之任者亦可以少資高深云爾

雍正三年歲次乙巳仲春下浣虞山蟫廬朱鋐書

河漕備考目録

卷之一

卷之二

河漕議

虞山埠廬朱　鋐輯

國家河漕並重歲糜金錢動輒鉅萬而又慎簡大僚以專委任銓發人員以資群力所以靖波濤防潰決利輸運沃田疇利害所由動關軍國苟不熟悉其形勢先定其規模而欲障百川而東之則向若望洋徒何措手憶昔往來河上曾少悉其要害近來緒閱叢殘互相考訂約取其緊要者三十條以備採擇

一漕河宜分不宜合也今人每兼河漕不知二河不可以同日

語也漕河猶中土良民為國家治田賦足國用有利無害者也黃河猶敵國冦盜侵土地溺人民決隄防而湧田疇有害無利者也故曰黃河者運河之賊但當却之遠之是以築隄岸設堰壩猶邊方之築長城而置墩堡以守之也又有不能不與相接処是以置涵洞閘水口通閘口設減水壩猶待外夷者之不得已而許封貢通馬市以羈縻之三表五餌之術也更有不能不避讓処是以閘分水河猶分其部落以弱之衆建諸侯之術也要之揔無有与之和親而可以久安長治之理明人假途於河是唐人用回紇兵平安史之故智雖獲底定于一時終必遺害於

後嗣計莫若河自河漕自漕兩河各自為政河不治使侵及漕咎在河漕不治使河得犯咎在漕一則慎固封守一則綏輯変亂是二河者乃可以分治亦可以合治矣

一淮水宜防不宜忽也黃河如敵國如強鄰淮河如與國如屬夷今之河寄徑於濟泗沂淮如漢匈奴之寄居離石平陽唐回鶻之寄居盧龍天德抱虎而眠時懷惴惴我無隙可乘則苟安旦夕若有間可入則憑陵肆虐其禍莫烈故河隙不可開河防不可弛也今之淮合黃流於清口猶朵顏三衛之在明世名為効順而實與強通弱則退避導賊入犯強則約縱連橫並入為

危矣故其隄尤不可開其防尤不可弛也
一治河宜合不宜分也黄水濁流沙居其六若至伏秋沙居其
八矣以二升之水載八升之沙非極迅溜必致停滯盖水分則
勢緩勢緩則沙停沙停則河塞河不兩行自古記之故支河不
可輕開也然則禹厮二渠非歟曰此在洪水横流之時無地非
水苟得成渠使水有所歸便不為害此猶治病者急則治標之
意若河道既成偶然泛漲便議開越河分水河〻隄一開猝不
可挽正河必涸而支河亦不久兩淤耳
一治河宜故不宜新也黄河自金時南遷至今五百餘年变遷

不知凡幾當其大潰之時議者每云故道必不可復及至後來仍歸故道可見故道决不宜輕議改易而一時之淤阻不足慮也且舊河雖淺河身必濶河底所積皆是浮沙以歸槽之水冲而刷之沙可立去而河深如故若新開之河決不能如舊河之濶底下反係老土水不能刷倘或水大而河小不能容受決可計日而待況舊河兩岸歷年修築不知勞費多少一旦委而去之另作新隄其勞費又當何如且舊河淤新河豈獨不淤新舊總屬一淤何樂於新而惡夫舊也

一治河宜防不宜爭也河性善從因作堤以防之宜也顧作隄

始于戰國其時治隄皆令離河二十五里兩岸相去便有五十里可謂不与河爭尺寸者矣若後世所作遥堤去河不過二三里至於縷堤逼近河身束水太急故易潰決又若攔黄壩之作直如劈頭一撳砰衝峻猛之性驁遭遏抑有不怒而思逞者乎故防可也與之爭不可也

一治河宜遠不宜覩也明臣李化龍有云黄河者運河之賊用之一里有一里之害避之一里有一里之益明朝三百年假道於河受其毒害漸改漸遠至康熙二十六年開濬中河之後運道之假途於河者不過七里可謂智超千古盡革從前積弊然

中河之去黃河不踰數里甚者僅隔里許為地太近河流善徙決五六里實土惡能阻之况又時引河水以濟運開門延敵入室操戈更歷九年非潰即奪恐不能免

一治河宜順不宜迎也水無不下東向居多今使兩水相遇而彼此皆趨于下彼此皆向東流其勢既順何戾之有乃若彼水自上以趨下決水反自下以赴上彼水自西以趨東決水反自東以赴西如此相遇必至相攻強者乘勝直下弱者避不敢擊甚者且為之嚮導合縱入犯是今日淮黃漕出口之說也漕自東而西淮自西而東淮強而漕弱則漕迎淮矣淮自南而北會

河〻自北而南會淮北高而強南低而弱則淮迎河矣夫既迎之引狼入室又何怪其齧噬也哉

一清江浦運口之閘宜閉不宜開也淮南漕河其初本無運口粮船皆在淮安府城北車盤入河永樂十四年平江伯陳瑄改濬古沙河為清江浦建置天妃閘以出放粮船其制三閘連建啓一閉二以拒濁流与邊方閘塞禁過奸人窺伺相同又厳立條規不許官民船隻在此出入惟放粮舡鮮舡從此出口然當粮船過尽即便閉塞直至九月始開再放回空粮船進口後因各省兊運遲緩每不及閉閘之期至伏秋水發尚有粮舡未經

出口以致閘閘遲延漲沙倒灌復經題請嚴催各省糧舡供冬兑冬閘出口供有期限閘禁之嚴如此以故清江浦一線之隄不過二十丈塞土自明初至嘉靖時先二百年淮揚漕河從無河患祇緣後來閘禁廢弛板雖設而莫之閉一任淮水出入漕渠淮水既分南向則入黃之水便力弱不能敵黃黃水乘之反併力而灌入漕渠而下河七州縣之水患烈矣始於明隆慶四年極于　本朝康熙十六年前後水患皆在淮揚則閘禁廢弛之故也嘗見時賢奏議謂閉閘不便于商民反駁明　總河潘季馴嚴閘之說為非是不知建閘之始止期便漕運不期便商民

今治河以利運而併計及商民殊失本末輕重之義矣昔年有容建議欲移滸市閘於無錫縣之黃婆墩者寔為扼要之地無如滸墅閘人深恐失業相率鼓譟於榷關使者之署欲食議者之肉事遂中止今閘禁之說本係舊例廢弛已久一旦復嚴必有大不便於商民者譸張謠啄何所不有時賢不察遂有斯語不知其悞國計民生實非淺鮮

一清口不宜改移也清口為淮河清水之口本是淮河故道黃河于金時寄徑於泗水泗水向在泗洲泗口入淮元至元二十六年改道自清河合淮于是清河縣南有清口之名實黃河入

淮之口也自元至明隆慶前黃河會淮於此已二百餘年並無決潰隆慶四年忽衝清口而滙下河則又其變也自是以後屢通屢塞又將百年　本朝康熙三十八年聖祖仁皇帝閱視河工奉有　上諭各隄岸愈高而水愈大此非水大之過皆因黃河淤墊甚高以致節年漫溢黃河淤高一尺則水高一尺淤高一丈則水大一丈若治河專以築堤終屬無益如不將黃河刷深徒費錢粮且運口太直黃河倒灌兼之湖口淤墊以致清水不能暢流各河与洪澤之水如何得能敵黃若將清河至惠濟祠塌灣由北岸挑引入惠濟祠後入河而

運河再向東斜流入惠濟祠交滙黃河如何得能倒灌十一月
又諭淮水瀦聚而黃水桃汛又至則高堰危險未可定今或堅
修高堰隄岸以束淮水使之刷黃或移清口於清江浦左右或
另濬河道以通舟楫俱宜一一講求時有河臣獻議請將舊清
口堵塞另自大墩之北引裴家廠帥家庄之淮水入運河由文
華寺河下截斜穿現行運河至格堤之東山清交界之西穿北
岸運隄東北下再穿王公隄由積水之地至清江之老壩口相
擇東向之地以達黃河為新清口其通漕河處謂當于頭道引
河開一小河由石磡南入七里閘上首現在河身至望湖閘舊

基再由舊河形過舊韓信城南通鳳陽廠新河至張雲潭口子通漕河以為可以省費而免淤墊謂淮河在四瀆之列清口尤淮黃交會之处如何可以堵塞昔梁天監中用降人王足計堰淮水以灌壽春作堰彌年所費不可勝計不久而潰溺殺人民數十萬此等險策豈可輕試況現今之淮河已非復向時之淮河昔年范家湖泥墩湖阜寧湖洪澤湖俱各有湖堤與淮無涉今則混成一派淵涵浩渺幾于浴日滔天矣一直瀉下天然徑路之不由反欲挽之以東紆迴其道以入于人力所開之新河萬一新開之河身不及舊時之河身狹不能容激而思逞其若

之何查石磡之南去武墩高家堰已不遠倘或清口既塞新河又不能容一時漲滿決壞高家堰下河七州縣保無淪溺之虞乎且現今清口去淮安城六十里昔年清口淤塞河流内灌淮城至九土塞門人民幾化魚鱉今若改清口於清江浦去淮城祇三十里其地愈近其禍愈烈揔在上游何所取意而欲移之自近乎萬一冲動清江浦一線之隄黃水建瓴而下作何救挽

此策之必不可行者

一南運河口宜另開也平江伯初建閘運口在天妃閘後潘揔河改在甘羅城揔在淮城之西首運河之上游水流回東水勢

就下故一決則淮城受滙運道阻絕即令移置清江浦猶是淮安府西面運河上游一有潰決依然受害伏讀 聖諭云移清口於清江浦左右不云即移於清江浦今河臣所議如是、但知移於清江浦而竟未講其宜左宜右也按地理書東為左西為右清江浦之右則現今清河縣即清口也清江浦之左則淮安府城以東是也議者謂清江浦係於清口故欲改清口於清江浦身愚謂清口決不可改而漕河之運口可以改也蓋南漕河之運口與北漕河之運口及黃河入淮之口淮水入黃之口四大口相會於數里之內其勢膠葛衆流漫散宜乎時有冲決

何不移南運口於淮安府東而仍留清口于舊處依然元末明
初故蹟而清決庶可免矣蓋清江浦已在清口下流若再東去
理應更低改置運口于此則淮城已高據其上既不憂運河之
倒灌而黃淮即有決溢亦無礙于漕渠也
一北運河口宜另開也南運河口既改於淮安府東而北運河
口仍在清河縣南則糧船反在黃河中多行七八十里与避黃就
清之旨豈不相左嘗閱靳總河奏議欲於中河之北每二十里
建涵洞一座即於洞口開通河一道自南而北通之於沭東西
三百里應置洞十五座開河十五道當時雖未舉行其議實有

源夲宜于黄河北岸相對南運口處擇一地方開河一道通之於沭再於所開河西岸開河一道通于中河則粮船所由仍皆清水而沭河南下又可濟運即來流稍微終屬有源之水有利而無害也

一中河宜另開也中河逼近黄河慮其淤塞雖杞人之憂但今河身之狹者已濶與舊河相埒若狀後中河之深闊如故漕運之利上下同之倘中河有時而淤則不可仍行於宿鎮古城之黄河勢必别尋運道合依靳拪河原議於沭河之南中河之北開一重河以引沭水西注駱馬湖正明末諸賢所謂開石崇以

接駱馬也

一閘河宜專其力也漕運自過直河口即入閘河往北自毛兒窩至臨清皆閘河也閘河皆係清水每若不足明臣取資黃水每致漕河淤塞非善策也宜設為南北分濟之法當汶河水少之際分流則不足合流則有餘則于南旺分水处分番專濟如運粮船在濟寧以南擱淺則閉南旺北閘併水盡往南流以接濟如在張秋以北擱淺則閉南旺南閘併水盡往北流以接濟當其南也更令濟南諸湖水以佐之當其北也更發濟北諸湖水以佐之泉湖無法南北合流即遇旱乾歲不濟矣

一閘河宜通其源也閘河本非天地自然之河皆元明以來人力所開之河本無水源所資者唯汶泗洸沂俱係小水諸泉滙之聊以濟運其外止有安山南旺馬場馬踏蜀山昭陽諸湖積水謂之水櫃今泉岐不脩泉流多涸湖佔為田惟賴汶泗諸河一線之流然自　國朝八十餘年止有黃河水決而阻運從無閘河水淺而阻運即有旱歲不過稍遲時日一遇雨澤便可通舟可見漕河濟運之水原不比大川廣澤現今河漕約法所貢於淺夫營卒者不過大抵三分水于度為三尺三寸雨澤所積田間溝澮之水自足濟之所慮者北土廣漠絕少溝渠耳夫漕

河以西為魯衛曹宋故地當時大行井田溝洫無數祇緣漢後黃河時決濁流淮之淤為平陸其制遂廢今若拒絕河沁濁水倣古遺法浚治溝洫以通水道不徒可以淮溉農田其于運道必大有濟

一保運之法宜立也運河不慮淺阻惟慮河衝河衝則沙由閘內既要塞決又要疏通時日曠遠必致悞漕計莫若築堤以保之隄亦不必近閘蓋堤閘去黃河甚遠今築堤以禦決河而即築於閘畔是欲決河遠至于閘將閘之西與河之東中間一帶州縣並聽其淪溺乎又莫若即買之河堤之東一以護漕一以

拒河邊為声援如邊方之置塞然頭層邊墻河堤也二層邊墻漕隄也河隄逼近河身既有縷隄復有遙隄尤險要处更築月堤子堤然恐各隄之不能禦又為脩古長隄如太行堤之類以為長城保障世法録曰黄河惟恃縷隄而縷隄逼近河濱束水太急每遇伏秋輙被冲決横溢四出自作遙堤河流其中即使異常泛漲縷隄不支溢至遙隄勢力寬緩仍復歸槽雖不能保河水之不溢而能保其必不奪河不能保縷隄之無虞而能保其至遙堤而止今不惟作遙隄復修長隄長堤之外更作護漕隄于容之中又加容為河難善潰豈能潰數層之堤以為害

於渭乎

一守隄之法宜容也黃河自遷徙以來本無河身所賴以束縛流行者兩岸之隄猶之築垣以居也河無隄即無河身無河身則散漫橫流全無定所矣故無隄不可也然有近河之縷隄而不築遙堤則一遇沖決便無攔阻猶之乎無縷隄也故遙堤不可不築有遙堤而不築格堤水至遙隄一直淌去不即歸槽久之便成數路流行于遙堤之下猶之乎無遙隄也故格堤不可不築、格隄而不爲斜隄怒流至隄橫遭迴截必至決遙隄而奔放猶之乎無格堤也故格隄不可不斜且曲然有隄而無人

以守之備之乎無隄也故守隄宜用河營之卒用河營之卒守
而無督率之大帥以整齊部勒之猶之乎弗守也故督率宜有
鎮將當今天下承平四海寧謐惟有黃河一渠為封疆患
朝廷不能無南顧慮特簡大帥提兵鎮守非為寇也為河漕也
然為河漕而駐扎兗府於漕便矣於河猶無有鞭長不及之慮
乎愚謂宜移駐曹州專督兩隄各標俱傍隄為營標兵無事即
以治隄為事每當伏秋水汛一如邊方營卒擺邊之法晝夜巡
邏遇警舉烽相报俾各該管河道官吏隨即搶修其怠惰不巡
邏脩棄致有潰決文武官一体叅究如此而黃河不治清道有

阻者吾不信也
一禦河之策宜詳也從古無不決之河亦無治之而遂不決之
治堯有九年之水商有五遷之邦皆河決使然也決而治之因
勢就使支吾目前並無久安長治之策三十年來往事可鑒然
當宋金以前祇言治河而已安遷無定潰決不常始而九河繼
而砱礫酸棗之後復決瓠子分為屯氏離為漯川東京之後河
汴分流五代之末游赤金三河迭通迭淤趙宋黄河北徙復禹
舊蹟諸臣又倡為挽河之議六塔二股濬治紛然迄無成績至
金章宗時河行徐邳自此遂為常道元明繼之遂用以通運而

河工盖關國計矣夫黃河濁流所至爲害卻而遠之尚虞見齧乃開門延敵興之講好將數百萬儲運寄經其中而又加之束縛約其馳驟彼悍戾激烈之性焉肯終聽束約怒而思逞敗潰決裂所必然矣既決之後百萬粮儲既無别逕可達京師勢不得不多方醫治百萬金錢填于溝壑波平浪靜便爲完全故所建之策所奏之功皆苟且一時而非萬世永賴之計明世河臣首推潘印川今閱河防權一書其規畫奏議具有條理然謂之知河則未敢信何則明世受河之患止因漕運用河之失當其膠葛回戾于銀河濁河茶城淄溝豐沛蕭碭之間哉於無歲不

決河臣入告不云二洪乾涸即云徐邳沉淪運道梗阻如此便當别奏良謨妥術為通矣乃總河翁大立建開泇濟運之議真及時救病良方而印川極言其不可上書沮之至萬曆三十二年李化龍為總河始奏開之至今為便可見印川雖久于河上尚未深悉其利害也即後來諸賢用淮刷黄沾、於清口亦未為萬全之策蓋清口于數里之内會四大河口此往彼来互為吞吐豈無强弱不和曲直遠戾之致而必欲使之就吾範圍不至冲決勢必不能況我既欲用淮使不能任淮之與河間開須要一併照管黄河南岸之決凡可以入淮而為患於淮者即不

得不為之無礙而每事俱掣肘矣今既改易運口非徒不假塗于河併清口咽喉亦棄而不用我無求於河河遂不能難我我無求于淮淮亦不能昵我而我得專用力以禦河矣桃源宿遷邳州徐州一帶黃河北皆有湖湖外皆有岡阜苟置漕渠在岡阜之外黃河雖決無礙于漕渠其南則入淮河睢河而皆出于清口今清口既不為我所重則黃河之入淮亦不為我所惟退而下小河入白河復歸漕可也即進而決睢河破歸仁堤亦可也二洪之通塞我不問也若徐州以西至原武縣一帶黃河從來未經假道以通運然於開河則大有關係前者金龍口之決

則張秋被沖黃陵岡之決則沙灣受淤曹單城武河決則水停塌場口飛雲橋濟寧漕道有阻而金鄉鄆濮之野無不淹沒前明劉忠宣築太行長堤誠為有見頃歲久失脩車溝馬踏之傷損交錯于堤上恐有沖決之患故太行隄不可不脩也查其外尚有歷代所築之隄如始皇隄金堤之類故地甚多脩而復之以為河漕保鄣仍下令所司曰河決開封之北若金龍口若胙沙岡于家店若陳留寨若銅瓦廂其勢必趨張秋矣蓋其地為古黃河東流之路即宋時東郡濮陽澶淵橫隴故道明景泰時河決沖之弘治時河決又沖之走滑道路故必嚴防其次沖黃

陵岡若馬坊營若煉城口滎花樹若杜勝集若三家庄若陳隆庄若芝蔴庄考城口其勢必趨於沙灣矣蓋其地為元河北決處亦是走滑道路必要嚴防其次決曹單若孫繼口武家壩劉滿庄若樊𡌿集若王家堌口若蘇庄其勢必趨於金鄉定陶矣蓋其地為荷澤鉅野故梁山泊舊地亦是走滑道路必要嚴防于是築隄以防之而嚴為之制曰河之決非司河司漕者之罪河決而潰遙隄濁流泛濫壅漕隄下則司河者之責若併壅漕隄而決壞濁流侵及閘河則司漕者亦有責焉誠如是而諸堤守備焉有不嚴者乎隄守既嚴漕渠必無阻塞漕渠無礙大事

已畢其河流小〻冲決竟以不治〻之可也所謂不治〻之非賈讓棄地与河任其泛溢之說也重隄既立水至不為害即有冲決破一二層堤亦必勢緩而力弱遥隄之内更爲格隄以阻其流淌之勢又曲為順水之形導之歸槽水必不逆而安瀾如故矣此謂不治〻之也

一開分水河以殺水勢也隄守既嚴必不能破重隄而為害於閘矣然倘遇非常大漲一河不足以容与其使之潰敗決裂奔突四注不如疏分水河以殺其勢然分水河止宜開于南岸不宜開於北岸蓋北岸近閘重隄間之無有他河為之洩瀉閘則

必漬重隄而泛濫于平陸曠野此漢時金隄之潰灌浸數十州縣之遺害也若夫南岸有決口其水總歸於淮歸于淮則水有所洩自不至漸漫泛濫漲定而塞特易易耳往嘉靖十九年河決睢州河臣王以旂開李景高口支河以分殺河勢弘治七年河決張秋劉忠宣開孫家渡新河引河水至潁州入淮又疏河水由亳州渦河入淮而水患寧萬曆二十四年河決桃源河臣開黃壩新河分洩黃水以抑黃強而水患寧皆其遺法也要之勢有可支固不必用若萬不得已亦不可不用也

一引沁濟運非善策也沁河濁水甚于黃河其水萬萬不可入

閘入則閘河必淤明潘季馴河防一覽已極言其不可　本朝
康熙六十年秋河南武陟縣黃河沁水並漲沖決馬營口堤岸
自直隸開州長垣流至山東張秋鎮以致運河隄決漕船阻滯
有議引沁水以濟運者遂寧張相國以地形高下若引之必有
遺患乃止則沁水不可濟運有識者所共知也
一引漳助衛非急務也漳水在明世向從館陶縣西境入衛〻
河得漳水而充足漕運不滯自萬曆之季漳河忽北徙而合于
滏水于是衛河失助而漕運每苦淺澁然衛水已獨漳河更甚
引之未必有利昔年濟水斷流大清河專納汶河之水亦自足

以入海山東鹽艘由之出入今汶河之水既由戴村壩全入會通于臨清州出口則入衛之汶河猶之入清河之汶河也入大清河足以濟鹽艘則入衛河自足以濟糧船何憂于之水而沾沾于滿漳之水哉則此一水聽其別出可也

河漕總論

黃河為中國患久矣士大夫無素習乎此者徒以資叙推舉任事無怪乎一見洪濤茫無措手也宋胡安定湖州教法置治事齋俾學徒習天文地理兵農礼樂之事以備世用而治河尤所留意余不自揣遵安定先生之教以治河之說授學徒而為之屬曰不登天地之大全不可以治河夫河自朵甘思之境逾崑崙穿莫賀延磧之尾而入中國又歷阿拉善山及鄂尔多斯之地而至秦晉之交然後獮梁山出龍門匯注于豫州之北徐州之南以通于淮其來源也遠矣其委輸也眾矣一石水六斗泥

水何濁也即他水之入于河者亦或有濁有不濁其所以然之故雖格物致知之君子不能洞悉其理也五月雪消西北諸山之水建瓴而下故黃河之漲甚于伏秋其有非時暴漲亦莫不因西北霪潦之所致古人明地脉者能窺井而察其泉流之緩急知其地之當決與不決蓋有道也又曰不明國家之大計不可以治河唐宋以前治河祇治河之害耳今併治漕之害矣害於河害在民害於漕害在國矣而今人動言節省夫節省非不欲利國然因節省而工不堅固役不早竣其不利于國也更甚唐時劉晏通漕每有役費寧令有餘不令不足人或訾之晏曰

夫欲利國必先利人〻不復利則作事不勤後之人用吾法而
節有之至半猶可遇此則廢矣後唐末瀆事之廢寔由乎此又
曰不孝古今之大法不可以治河董子曰善言古者必有驗于
今愚謂善言今者亦必有驗於古自漢以後治黃河者代有其
入豈無古方今病適與相符者乎察泛濫之所由然審安瀾之
何以致古法其在細加尋繹端必有道矣又曰不習天下之大
勞不可以治河禹乘四載隨山刊木至于櫛風沐雨三過不入
漢武帝塞瓠子自臨決河大將軍從官以下皆負薪王尊守東
郡河決水大至沖金堤吏民皆奔走趨避尊具冠服以身當水

沖盖古聖賢之敬共乃事如此若自耽安逸不習勞苦一旦有急何以克濟又曰不具天下之大慈不可以治河黃河之決人畜漂溺田產荒蕪民已備嘗艱苦及其奉令脩築又不得不假民力發閭左塡決河往〻使民父子不相顧妻子不相保沾体塗足疾病死亡相繼而中流合口民命攸關一或不當漂沒者不知凡幾宋仁宗嘉祐元年塞商胡埽決河四月壬子日中合口至夜中即決漂溺兵民芻藁不可勝計此真萬民生死關係詎可不以至誠惻怛感格天心而徒督責趨赴等民命於草菅哉又曰不懷天下之大廉不可以治河內帑金錢豈容浪費然

在他項用之尚有成積可考至于河工則以有限之金錢填無涯之谿壑何处稽查何時底止此而不靡則冒銷尅減國与民交受其困故承是役者出放數十萬金錢竹頭木屑件〻俱當料理役使數十萬人夫日省月試刻〻俱要鈎稽非其人之豁達大度出納無吝不能振朝氣而集乃事也非其人之公尔忘私一塵不染不能塞漏卮而告厥成也又曰不備天下之大智、不可以治河中庸言舜之智在執兩端而用其中大事有兩端河工尤甚漢唐以來治河者衆矣言人〻殊從無一定故曰治河無善策今治河而必使人不為兩端天下無是事然而說有

兩端理無兩可欲于其中擇取一說確然而不可易則非慮周萬物洞中机宜必不能審之極其明而用之極其當也明乎此而治河之要思過半矣

黄河考

黄河始于西北極于東南經絡天壇綿亘地軸萬壑會歸中原樞紐決則致九重之憂靜則為萬民之福爲作黄河考

自雲南麗江府往西北一千五百餘里爲朶甘思其西鄙有泉百泓望之如星曰星宿海群流奔湊滙二巨澤東騖成川號赤賓河又行二三日有水西南來名亦里赤與赤賓河合又三四日有水南來名忽蘭又有水東南來名也里术合流入赤賓河其流寖大始名黄河然水猶清人可涉又一二日岐爲八九股廣六七里譯言九渡河又四五日水始濁兩山夾束其深叵測自渾水東北流二百餘里有火秃河自南來注之又東北流一百餘里又正北流一百餘里乃折而西北流二百餘里又折而

正北流一百餘里又折而東流過崑崙山下河行崑崙南半日
又四五日有亦西八思今河自南来注之又行五六日有納憐
哈剌河自西南来注之又行兩日有乞兒馬出二水合流入河
〻水北行轉西流過崑崙山北鴨𢯁河自東来注之折而西北
流三百餘里又折而東北流為河曲折支河自南来注之又東
行過大小榆谷大非川自北来注之逢留河自南来注之又東
澆河自南来注之又東至大積石山宗哥水自北来注之又東
逕小積石山野龐河自西南来注之又東北過河州北湟水自
西寧合大通浩亹諸河北来注之又東北流洮水自西南来注

之又東北過蘭州北至會寧縣界有石峽險窄又東水分六七道散流渭之南山逆流數十里復合為一河又東北流過靖鹵衛西祖厲河自南來注之又東北流至廣武營大小黑水自南來注之河水至是向北流過大壩寧夏諸渠南入之北（以下出長城）流過鄂爾（此為河套）多斯境至古西受降城南又折而東流分為二河北曰北河南曰南河分流二百餘里復合東流五百餘里至陰山南又折而南流白渠水自東來注之又南至東勝州黑水河自東來注之出（河套上地）鄂爾多斯境（入長城）南流至河保營（以下係山西陝西兩省交界）又折向西南流至府谷神木川自北注之又西南至葭州沙河水自北注之又南流至（為山西）永寧

州西關水魚河水自北來注之又西南至延水關青澗水自西北來注之又南至永和縣山西之興德關乞莫川自延安來注之又南汾川水自西來注之又南至孟門山西宜川水自西來注之又南過陝西梁山東壺口山西自東勝州南至此夾河兩岸皆有山呂梁山在北龍山西門山在南相去五百餘里河水至此出口懸流千丈鼓若山勝非舟楫所能行也過此汾水自東來注之又南過山西蒲州渭水谷涇洛諸水自西來涑水自東來注之至潼關河水折而向東出雷首太華二山之間過河南閿鄉全鳩澗水注之又東永樂澗水注之又東過河南陝州北又東五十里為三門集津三

閿鄉下河南山西兩省又界

門廣僅二十餘丈水行其中声若巨雷東有孤石傑出曰底柱梗咽湍流水行迅急破害舟楫自古為患又東過洛陽（河南）之北邙山（以下并在河南境）至孟津為古河陽三城渡處又東至鞏縣北洛水從南來注之謂之洛汭又東至溫縣南濟水自王屋山來注之其南為石門汴口又東過武陟縣南沁水合大小丹河自西北來注之又東過原武縣南又東為中灤明初漕運至此起旱陸運處也又東過陽武縣南中牟縣北又東過開封府北其北岸為荊隆口又東四十里為王家樓舟楫從黃河西行者至此起旱其北為陳橋又東十里為馬家口南為蘭陽縣又東過儀封縣北其東

考城下東河南兩界

豐縣下盡為江南地

北為杠勝營又東南過考城縣北其北為黄陵岡又東南過曹（山東）縣南寧（河南）陵縣北又東南過城（山東）武縣南又東西過（河南）虞城縣北又東南過（山東）單縣南又東過（江南）豐縣南碭山縣北又東南過蕭縣北其北為油溝泰溝茶城小浮橋又東為徐州為百步洪又東為呂梁洪又東過房村北又東過雙溝南又東為馬家淺又東為辛安鎮又東為峯山又東過邳州又東為鈕頭灣又東至直河口又東南十里至皂河口又東南流三十里為董家溝 國初粮船從此進口又東五里為駱馬湖口又東十五里過宿遷縣南又東十五里為小河口又東二十五里為白洋河口又東二十

里過古城南又東二十里過崔鎮南又東四十里至桃源縣北又東七十里至清河縣中河自此進口又南七里為清口淮水會黃河處南為清江浦自此向東流九十里過安東縣北又東為雲梯關即是海口今 漲沙積至一百二十餘里河水從沙洲中散行入海

黃河地勢南亢北卑滎澤以西山多土堅不甚潰決安東以下去海近雖漫不遠徐邳北岸即決而至阜四合盤紆東下貫皂河入駱馬而並歸于中河曾舉潰決由魚台上下以入運或滙荆山口彭家河以入運皆無奪河之患若桃宿清河

北岸一決則運道皆阻而自沭海以南馬陵進左周圍千里渺然巨浸矣開封北岸一決則河水東泛近則注張秋由鹽河而入海遠則直趨東昌德州而赴溟渤濟寧上下無運道矣且開封之境地皆浮沙一經潰決所費必大故決之害北岸為大而北岸之害開封及桃宿清河為甚次則曹單又次徐邳若安東以下非所憂也

陽武縣至徐州黃河考

河流平陸汎經変遷陽武以南俱非禹蹟矣此段黃河雖非漕道所經然于閘河則大有關係蓋北岸地形平下直注漕渠而旧時缺口尤係走滑道路括其險要爲作陽武至徐州黃河考

甄家庄 郭家潭 俱在滎澤縣决則走張秋

胖沙堤 在陽武縣決則走張秋

廟王口 在原武縣决則走張秋

于家店 中滦城 荆隆口 黃陵岡 陳橋 貫臺 馬家口 陳留砦 俱在開封府决則走張秋

按荆隆口亦名金龍口即古黄河由滑縣出海舊處此路雖斷其勢必低故常于此潰決而冲張秋蓋張秋亦古黄河舊路五代至明屢遭冲決為河工極險處

按黄陵岡元宋河決于此走張秋貫魯引河南向北路暫寧永樂復向北明時屢經冲決亦河工險處

銅瓦廂　在蘭陽縣決則走張秋

板廠　樊家庄　張村集　馬坊營　俱在蘭陽縣決則走沙灣

宅泥河　楝城口　榮花樹　杜勝集　三家庄　俱在儀封

縣決則走沙灣

陳隆庄　芝蔴庄　考城口　俱在考城縣決則走沙灣

孫繼口　武家堤　劉滿庄　双堌集　俱在曹縣決則走金鄉定陶

黃家壩　黃堌口　蘇庄　俱在單縣決則走金鄉定陶

已上俱黃河北岸要害之處

小院村　在滎澤縣

黃練集　在中牟縣

毛子坡　槐疙瘩　劉獸醫口　陶家口　張家灣　時和驛

充伯堤　掃頭集　俱在祥符縣

黃家樓　在陳留縣

趙皮村　在蘭陽縣

李景高口　晉家營　俱在儀封縣

楊先口　在商邱縣

已上俱黃河南岸要害之處

按明時黃河在開封府境遷徙靡常或逕其東北而府城在河之南或逕其西南而府城在河之北至中葉黃河在府城北相去四十里其後河益南徙去城不過十餘里近人置埽

準水形以測望地平河身高出周王府標者尺有二寸每春

漲嚙堤吏民刑牲沉璧支馬傳籌报水至何所与烽燧等

崇禎壬午河決城中淤泥及土信宿填滿

徐州清河縣至黃河考

南連淮水包絡諸湖北近中河接連運道徐邳既居窪下桃宿尤患横流此處黃淮並行河漕聯界一有潰決運道皆阻徐州以東河防最為重地為作徐州至清河黃河考

徐州　地形卑下河高于城以致城中積水無從減瀉河防權云當開一渠縱使南流由苻離集出小河

馬厰坡　在黃河南明時桃源南岸河決由馬厰坡入于淮水故潘總河於此築斜堤一道以攔之

桃源縣治　在黃河南有山周一帶為河南蔽

白洋河口　在小河口東二十里

小河口　在宿遷縣東十五里即睢水本黄河支流後來斷与河離遂為無源之水受田溝雨水積成是以流微至此入河

桃源三壩　東曰三義中曰李泰西曰徐昇並在桃源縣黄河北岸遥堤上為險要處盖恐異常漲水或至冲决隄岸故設此減水壩三座以分殺河勢免致冲决遥堤特設於北岸者慮黄河决水由灌口入海也

侍邱湖　在宿遷縣東北黄河北决則水滙入諸湖落則諸湖之水復隨之而出不更北者以湖之北有岡阜明人謂之天

然迭堤今已涸矣

倉頡寺湖　在清河桃源二縣北湖外皆低窪地河北決水遊五港灌口出海故築堤

馬陵山　在宿遷縣北一土阜耳障水則勝于堤岸

沭河　出山東南流經馬陵山東由海州漣河入海自入淮境迫于山折而左大抵與黃河南北夾流至海者也河防要覽云沭河南北湖蕩久淤民若旱潦擬于中河之北堤每二十里建涵洞一座即于洞口開通河一道自南至北通之於沭東西三百里計置涵洞十五座開河十五道其沭

河狹淺處再闢而浚之務俾縱橫貫注宣洩有路則旱潦有備民田與江浙諸郡埒矣然今淮北未聞有是豈有其說而未有其事與

赤山湖　微山湖　蛤蟃湖　連汪湖　周湖　柳湖　黃墩湖　在泇河之南黃河之北皆入河

呂梁洪　百步洪　二洪俱在徐州爲黃河之南

磨臍溝　徐州東峙南去十餘里有狼矢溝又東十五里有磨臍溝每歲黃水暴漲則從狼矢溝直下至磨臍溝洩出赤龍潭經蛤蟃諸湖由駱馬湖出宿遷嘉靖三十年全河俱從此

出而兩洪正流奪盖此地比河口低丈餘故最易決

房村　牛市口　梨林舖　李家井　俱屬徐州

雙溝　四頭集　栲栳灣　俱屬靈壁

馬家淺　王家口　白浪淺　何家舖　俱屬睢寧

匙頭灣　張林舖　沙坊　俱屬邳州

並在河之南岸毎經冲決最為要害

直河至古城一帶河北無堤岸者因河外諸湖藉以容蓄泛漲之水湖外高岡又謂之天然遥堤故不致築

世法錄云吕梁上至徐州兩岸有山水無他淺直河下至清河

兩岸崖高河濶水畔旁趨縱被水決亦為大害惟黃鍾集下八九十里兩岸皆低北岸決則水出直河南岸決則水出小河口嘉靖末嘗決北岸則辛安四十里盡淤隆慶末嘗決南岸則匙頭灣八十里皆墊旁流既急而盛正河必緩而微

漕河考

賦出東南貢輸京國安危遲速寄杖波臣苟不識其夷險悉其程途則漕運愆期關係匪細爲作漕河考

起自杭州府北行十里至武林門又十里北新關又三十里武林港又十里塘棲又五十五里石門縣二十里石門鎮二十里皂林四十里嘉興府六十五里平望又四十里吳江縣四十里蘇州府盤門三十六里滸市關六十里無錫縣三十里洛社二十里橫林四十里常州府三十里奔牛壩河從此出口二十里呂城四十里丹陽縣四十里新豐二十七里丹徒鎮二十里鎮江府五里至京口馬頭渡江至瓜州四十里揚州府其江西湖廣與江北粮船由儀真進口與江南粮舡並會於此由府城西

水路向北行十五里灣頭三十里邵伯驛三十五里露筋廟十里南車落五里北車落十五里高郵州二十五里清水潭十里張家溝五里六安閘二十里界首二十里氾店鋪河東有宏濟旧渠西有氾光湖三十里淮角樓二十里寶應縣西有寶應湖白馬湖丶涯築八淺堤二十里黃浦十里涇河十里平河巡司四十里淮安府向西北行十五里板閘十五里清江浦十五里文華寺向南行過永濟河由七里澗至武家墩轉西至太平壩

此處數里未明

由爛泥淺引河入淮復向西北行至清口入黃河中行七里進閘入中河自清河縣南六十八里至桃源縣北一百二十里至

中河

宿遷縣北十五里過駱馬湖口四十里至皂河進（皂河）皂河向西北行三十里牛頭灣二十里陽頭集二十里猫兒窩二十里二郎廟二十里徐塘口三十里泇溝十五（泇河八閘）里梁王城閘十五里台兒庄閘十二里侯仙閘十里郗庄閘八里丁家廟閘十二里萬年閘八里巨梁閘十二里新閘二十里韩庄閘二十里諸葛庄十五里赤山有湖十五里彭家口二十里夏鎮八（新河四閘）里楊庄閘三十二里珠梅閘五十二里利建閘十八里南陽閘十五（子近河十二閘）里棗林閘三里魯橋五里師庄閘五里仲家淺閘八里新閘二十四里石佛閘八里趙村閘六里濟寧州在城閘二里天井閘向北行二

十八里通濟閘二十里寺前閘十二里南旺南閘四里南旺分水龍王廟汶水至此南北兩分四里（會通河十八閘）北閘十二里開河閘十二里袁老口閘十八里靳家口閘十五里劉家庄十五里安山閘三十里戴家廟閘三十里張秋鎮城漕渠穿城過十二里荊門上下二閘十二里阿城上下二閘十里七級上下二閘十五里官窰口十里周店閘十五里李梅務二十里東昌府五里永通閘三十里梁家鄉閘十五里土橋閘十二里硯灣十里青陽驛十里戴家灣二十里渡淺舖二十里臨清州新開板閘出口行（衛河）衛河中向東北四十里油坊四十里渡口驛三十里過武城縣南

五十里甲馬營五十里鄭家口五十里故城縣南三十五里四柳樹三十五里德州北向北行三十五里老君堂三十五里枣園三十里安陵二十里王家圈河口三十里連窩驛三十里東光縣四十里泊頭二十里齊家墻五十五里磚河驛三十里滄州四十里舊興濟三十里青縣四十里流河驛七十五里静海縣六十里楊柳青二十里曹家庄二十里天津衛十里丁字沽三汊河五十里楊村驛三十里蔡村五十里河西務七十里和驛 三十里漷縣馬頭四十里張家灣十五里通州四十里京師

運河自杭州至張家灣凡三千七百餘里自杭至蘇則資苕霅諸溪之水自蘇至常地傍太湖本為澤國不患無水常州以北資宜溧諸山之水至丹陽而山水絕則資京口所入江潮之水水之盈涸視潮之大小故里河常患淺澀渡江之後自瓜儀至淮安資天長諸山所瀦高寶諸湖之水自清江浦至清口則資淮水淮水弱黃水倒灌則運河阻塞故必堅築高家堰一帶淮東隄岸不令旁洩斯淮水力全而強足以敵黃清河不淤漕道無阻矣既過黃河入中河則已不藉河水然新河始開原約重由新河回空仍由黃河皂河口子未經

築斷以致黄水透入新河竟成両條濁河今新河為黄水冲灘河身比初時寛廣三四倍不止両河相去本近三十年来日冲日濶日闊日近合併之患殆將不免由皂河至泇溝資沂河及郯城以北諸山泉之水由泇溝至夏鎮八閘謂之泇河資滕嶧山泉及薛河沙河吕孟昭陽微山等湖之水由夏鎮至南陽四閘謂之新河資洙泗雩沂諸河及鄒兖山泉魚嘉以東田水由南陽至南旺十一閘謂之會通河資汶洸及蜀山馬蹋馬腸諸湖嘉祥鉅野以東田水由南旺北閘至臨清州十八閘亦謂之會通河惟資汶水餘無所藉每苦淺涸

自出會通河由臨清至天津謂之衛河亦曰御河天旱則淺涸而潦則泛濫又無額設錢糧支應惟藉里下州縣苦之自天津至張家灣謂之潞河資潞河白河桑乾諸水此其大略也若其緊要處所在江南則京口為糧船過江處在江北則瓜州為糧船汊口處而揚州一都會也淮安為總漕駐節糧舡在此盤驗處清江浦糧舡自運河入淮河處清口糧舡自淮河入黃河處清河縣糧舡自黃河進中河處皆要地也皂河口糧舡出新河進泇河處自此舟行一河並無岐路以北如夏鎮南陽濟寧州皆都會也南旺漕河水南北分流處以

北張秋其都會也黄河北決亦多衝之自此至臨清州而會通河尽南北運道此為咽喉出口則行衛河中德州其水陸要衝也自此至天津則三汊河十字沽為太行以東百川入海摠會處過此入潞河抵通州天儲百萬於此卸舡運河自此止矣

江南漕河考

大江以南古稱澤國千溪萬港不患乏水然漕渠所貫每多淺澁尚煩挑濬而附近湖澤亦所資賴焉爲作江南漕河考

自杭州至蘇州三百四十里自蘇州至京口三百六十八里

武進縣運河　每患淺澁東倉橋一帶應挑濬深通

沙子湖　在武進縣西北湖水東流入運

開家湖　在丹陽西北水通運河今涸

練湖　與開家湖相近水通運河但湖無泉源雨則成渠旱則同涸康熙二十年後已賦爲田矣

丹陽縣北運河　夾岡等處係鑿山通道沙礫每致淤淺

猪婆灘　在丹徒縣南地多流沙年例撈濬此處爲最

京口閘　在鎮江府北江口丹陽丹徒一帶運河本無水源資潮以濟潮長則開閘以放舟潮落則閉閘以積水若水淺舟膠則丹徒鎮閘亦係通江支河放水入漕可以濟運江南漕渠多有橋梁粮舡俱不豎桅一出京口則千檣高矗矣以北達通州俱無橋梁也

按大江以南河所不犯故但有漕渠淺阻之患而無濁河走徙之患

淮揚漕河考

南會于江北達于淮諸湖所滙地勢低窪或築堤以拒水或建閘以通舟誠江淮之樞紐清湯之咽喉也為作淮揚漕河考

自瓜州至清江浦四百里運河係歷代所開考禹貢揚州貢道曰沿於江海達於淮泗可知其時江淮不通故自江沿海而後達淮春秋時吳王夫差開邗溝江淮始通乃有此河不知後來何緣復塞明初江淮粮舡到淮猶用車盤過壩直至平江伯陳瑄開清江浦建天妃閘然後江水復通於淮此江淮漕運通行之始也水皆平流微覺北高於南

瓜州鎮　江浙粮舡由此進口初時江口有壩粮船俱用車盤入漕今壩廢設置二閘亦不啟閉

儀真縣閘河　旧例江北及江西湖廣粮船由此進口有四閘

白塔河　在揚州府東明初江南粮船從常州西北由孟瀆過江入白塔河至灣頭達漕河今此路久廢

稻河　邵伯湖水常由金家灣下運鹽河入芒稻河入江

上雷塘　下雷塘　並在江都縣西北十五里唐人作之以引水溉田上塘注水廣長共六里餘下塘注水共七里俱由淮子河濟運

小新塘　在上雷塘東北廣長二里餘水注上塘轉下塘由淮子河濟運

句城塘　在儀真縣東北四十里南流入漕河

陳公塘　在儀真縣東北三十里周圍九十餘里西北依山東南面水

按以上五塘潴天長六合諸山建瓴而下之水旱則瀉于漕渠潦則南泄於江置有塘長有守自塘規墮廢水歸三湖潰堤妨運其後屢浚屢廢今悉為田矣

高寶諸湖　旧志運河以西有白馬氾光甓社等十七湖今俱不可辨但概名之曰寶應湖又南為界首湖又南為高郵湖邵伯湖而已運河以東有三十六湖今亦不可考其最著者

北曰射陽湖在寶應湖東六十里志稱東西三百里延亘于山寶鹽城之間凡山宝之水自涇河澗河來者俱由此出廟口白沙以入海今則盡淤為民田矣下此則廣洋湖得勝湖喜鵲湖俱由安海以達於海

明河道侍郎王恕奏云揚州一帶河道南臨大江北抵長淮别無泉源止藉高郵邵伯等湖所積雨水接濟無如漕河身高于諸湖每遇旱乾河水消耗河中便不能行船若將河身浚深三尺則雖旱無憂矣

清水潭　自淮安府城南至邵伯埭漕渠西畔諸湖綿亘清水

渾尤為險要黃河自高堰南決必傳注于此蓋揚郡屬邑惟
　高郵最為低下謂之盂城被水患最劇
康濟越河　在高郵湖東長四十里明宏治時開以避湖險
宏濟越河　在宝應湖東明正德時開以避界首驛槐角樓一
　帶湖險
八淺堤　在宝應西十餘里白馬湖之中心
　明河臣萬恭疏云高寶諸湖周遭數百里西受天長七十餘
　河秋水瀰湖徒恃百里長堤若障之使無疏洩是潰堤也以
　故祖宗之法徧置數十小閘于長堤之間又為之令曰但許

深湖不許高堤故以淺船淺夫取河之淤厚湖之堤夫閘多則水易落而堤堅浚勤則湖愈深而堤厚意至深遠也比年畏脩閘之勞每壞一閘即埋一閘歲月既久諸閘尽埋而長堤為死障矣畏浚淺之勞每湖淺一尺則加堤一尺歲月既久湖水捧起而高寶為盂城矣

淮安府裡河外河　明初漕運自儀真抵淮安謂之裡河俱分入五壩轉盤黃河謂之外河原不相通後平江伯開清江浦由天妃口徑通黃河仍設閘以司啟閉凡舟出入啓一閉二每歲三月以後粮船過完即行封閉隔絕黃水官民船盤剝

如故其後漕規廢弛閘不能閉黃水灌入河臣乃議塞天妃口以杜黃水創開三里新河設通濟閘以通淮水其後閘廢不修淮水不息黃水乘之高寶湖堤年ゝ沖決鹽興等處歲ゝ被災矣

淮安府城低窪如在釜底惟恃一線土堤禦黃淮諸湖滔天之勢每年加埽護堤包土塞城人民惴ゝ今河北徙草灣去府城遠甚人免于昏墊矣

黃浦　在淮安府西

潘季馴疏云高堰據黃浦之上游而黃浦為興寶鹽城之門

戶高堰既築黃浦之功自易黃浦既塞則興宝盐城一帶田地盡行乾出自許兩河橫流涓滴皆由正道海口河身日見深刷可免壅潰之患矣

五壩　在淮安府城北

元時明初江淮不相通淮城北瀕淮其間築五壩仁義二壩在東門外之東北運舡由此車盤入淮礼智信三壩在西門外之西北商民船由此車盤入淮自後開清江浦出運舡民船尚由五壩入淮今則併民船亦從清江浦二閘出口矣五壩車盤之法既廢二閘啟閉之禁又弛于是黃水入淮裡河

清江口淤下河水患自此日劇
五壩去河僅二十餘丈進船水溝每爲滿流所淤常事撈濬
如曳廣長河以能車盤今清江浦淤沙稍遠艇遂不能進矣

永濟河　自府城西逕管家湖西行至甘羅城出口設置三閘
曰永清曰福興曰龍江自萬曆年間已淤且此河通非惟有
妨關稅亦且有礙漕渠

草子河　自越城下寶應湖

馬沙河　自淮安新城西出兩城間東行過廟灣南北流入海

清江浦　在淮安府城西北去城三十里明永樂十四年平江

倘陳瑄即沙河舊址開鑿俾糧船俱由此出口漕運襟喉以故商賈湊集民居櫛比為淮上一都會

清江浦今無來流全借黃淮之水內灌方可浮舟而黃流甚濁恐致淤墊故復設天妃等五閘遞互啟閉以便節宣時將入伏閘外即築軟壩一應船隻俱于五壩車盤行之二百餘年後因天妃閘全納濁流故復改於三里溝尋又改於甘羅城即今通濟閘此處為南河口乃淮水獨經之地雖黃向淮用清避濁最為便益但須伏秋堵斷九月始開後閘禁廢弛一任黃流內灌是以有隆慶四年高堰之決

平江伯置清浦一線之堤全為漕船計並非為商賈計故相去僅二十餘丈今因漕舟過往商賈輻湊一線石堤乃為闤闠之區惴惴乎鼇背求生者幾萬餘人失其初意矣

王公堤　在清江浦內捍運河外抵黃淮二瀆之冲勢甚危險一有潰決民皆魚鱉高寶一帶運河必斷而下河七州縣俱當陸沉今堤外皆有淤沙壅積淮城可安枕矣

天妃閘　本平江伯置在惠濟寺湏河直向淮黃交會處黃水易于內灌萬曆時河臣潘季馴因移運口於新庄閘南去數里以納清避黃後亦以天妃名之非其故矣

河臣萬恭奏淮安清江浦河六十里陳瑄浚至天妃祠東其口决西注於黄河運船出天妃口入黄河穿清河半餉耳嗣緣黄河水漲逆注入天妃口而清江口多淤窮制天妃口可也議者乃塞天妃口令淮水勿与黄水值而費数十萬開新河以接淮河其說曰接清流勿接濁流可不淤不知黄流非安流之水也伏秋盛發則西擁淮流数十里併灌新開河彼天妃口一黄水之淤耳今淮黄會于新開河口是二淤也夫防一淤生二淤又生淮黄交會之淺歲役丁夫隨濬隨合又使粮船迂八里淺滞而始達于清河耽与出天妃口者便且

利今年黃淮交會太淺運船阻梗臣開天妃月河以待一插而通之四日出南船四千二百艘于黃河運遂尽矣臣是以有建天妃閘之議蓋今早運之期黃水正落由清江矿天妃閘順出黃河既無淺阻又免挑濬漕船直達清河運尽黃水盛發則閉天妃閘謝絶黃水俾河淮善淤安從假道而犯及清江浦哉黃水一落文啓天妃閘以利商船新河口勿浚可也勿用可也

通濟閘　在甘羅城餘詳清江浦條下

明給事徐常吉復請移通濟閘向南潘季馴駁之曰查淮郡

之水別無支流可引欲通漕舟不得不資兩河欲資兩河必難免其內淮若移閘愈南則納濁愈甚又多涉險阻六十餘里

陳瑄疏治清江浦裡河慮黃河淮入泥沙淤積設三閘以慎啓閉原約運畢即閉官民船隻並由五壩車盤入河不許在閘出入前人立法亦為不容無如法久廢弛今閘雖設任其流行絕不禁止往來船隻與無閘同于是淮水入之黃水亦乘虛入之泥沙日積河身日高清口阻塞淮始不東流而南決壞高家堰則皆閘禁廢弛之故也不然何自元至明二百餘年不見沖決直至萬曆初閘禁廢後乃大決也明臣

不知其故徒欲使天妃閘出口之漕舡改從通濟閘出口以為向清避濁不知通濟天妃僅隔八里苟閘禁不嚴雖改移其弊相等

鳳陽廠　新河在清江浦南自張華潭口往西轉過清江浦便向北出五空橋入運河

望湖閘　自文華寺西往南過七里潤閘至太山墩向西出口由頭道引河入黃河

現今運河出口由文華寺北西行過惠濟祠至太山墩復折向西北至大墩出口會黃

自明潘季馴改移運口距黄淮交會之処不過二百丈黄水仍復内灌運口墊淤牽挽艱難于是建閘置壩嚴啓閉之條至　本朝靳挖河移運于爛泥淺之上自新庄閘之西南挑河一道至太平壩又自文華寺永濟河頭起挑河一道引而南經七里閘復轉而西南亦接太平壩俱達爛泥淺之引河内則両河並行互為月河以舒急溜而備不虞外則河渠雖黄淮交會処不下四五里黄水不特不能灌運河併不能抵運口矣

淮北漕河考

純河入運舍危就安然大遶黃河時防泛舍遠運以西舟行一路既虞水淺又慮河沖八閘之中尤多險溜為作淮北漕河考

自中河口至夏鎮幾五百里皆元明以來為漕運而開者

中河　起清河縣至宿遷駱馬湖止廣九丈至七丈不等深丈餘共二百里康熙二十七年靳總河開以避桃源宿遷一段黃河之險初約重運由此回空仍由黃河今河身廣闊即回空亦由之矣

仲家淺　本係初時中河出口處在清口下流黃水自西而來被仲家閘所出之水攔腰一沖大溜通撞南岸折回而掃清河縣玉皇閣一帶險工旋渦盤礴淮水勢弱被逼而不得北

出過循南岍側流至清和縣之八里左將清口西岸黃河南岍汕去三四十丈獨之清口東北向而攝黃拖下者今則西北向而反以迎黃安能免於內灌淤遇

聖祖閱視河工命改中河出口處于楊家庄在清口上游南北兩漕渠夾攻而下黃水不得不處其中由是積沙盡闢河道深通

明臣河議云漕河原不用黃河之水惟用汶洸沂泗諸泉溝湖之水足以濟之渡淮而西皆是清水至正統十三年黃河始分流至徐州以入漕河然猶稍、与清水合流清水七分

濁水止三分耳而河道仍狹沿河俱設有淺鋪後黃水大來河道深廣淺鋪亦設而不用于是運河及借黃河之水而忘其害馴至泥沙壅積併旧河而失之比後來以病為藥而不知反客為主之害也今中河之開正合明初不用黃水之意然後因中河水小時或引以濟運又適犯明運道用河之病中河之開避去河險最為要策但新河開処不應逼近黃河中間相去不踰數里近者止隔里許倘有疏漏能保無相侵之患乎

要覧云中河以洩黃夫開中河所以避黃也極力堵塞尚虞

侵犯乃反用以洩黃〻由此洩則濁水自此行始而假道旣而合併非淤即奪殆將不免

本朝運道自出清口湖黃河行一百七十餘里至宿遷縣又十餘里進駱馬湖口由湖中行四十餘里始入皂河又三十餘里至窯灣口入邳州境

駱馬湖　在宿遷縣西北十里廣七八里袤三十餘里上受沂河之委下出董陳二溝以入黃河明季嘗由此河行運入泇

康熙十八年開皂河行運此湖遂廢不行

孫承澤河紀云駱馬湖在宿遷縣西萬曆中因磨兒庄水涸

損舡因築堤逼山東沂水入駱馬湖令出清江浦粮船進董家溝陳家溝由此湖入泇河

考駱馬湖夲係民田明季黃河屢決河底墊高常有漫溢之水流入至低之田停積不流因有湖名　夲朝運船常行其中今湖中淤淺另開皂河運船但經其口不入湖行矣

皂河　在中河之北泇河之南起溫家溝歷窑灣至毛児窩共四十里其出口處去宿遷五十里康熙二十年間皂河運河為黃水所淤粮運艱阻乃遵

聖祖方畧開皂河口另開一河順導運河之水直下十五里出

張庄口清水遂有建瓴之勢黃雖異漲不能灌而淤之矣

直河口　在皂河口西十里明末粮船由此進口二十里田家口二十里馬庄集二十里毛兒窩後其口為黃水所淤改行於董家溝後董家溝復淤取道駱馬湖行湖中今粮船由中河過張莊口三十里牛頭灣二十里魚頭集二十里毛兒窩則又另是一河矣粮船過此口入閘河与黃河日遠故過直河口為重運一大關鍵

沂河　出山東沂水縣界南流過沂州郯城至徐塘入漕河

泇河　毛兒窩至夏鎮共二百五十二里為泇溝河有八閘明

萬曆三十二年揔河李化龍所開

考泇水有二東泇河源出費縣逕沂水西北箕山南流過卞

莊東分一支入芙蓉湖西泇河出沂州西南東南流与東泇

河合貫四湖又南合嶧縣滄浪淵同為武河謂之泇口中經

萬䖏嶺初謂不可開後竟鑿之

武河 即小沂水開泇河以避洪險先時已有其議至萬曆中

始開之至今通行

隆慶時開泇河工部覆疏云良城至馬蹄灣石地五百五十

丈上有黑土四尺下多砂土二三尺不等曆嶤又係殭土以

下紅砂石層、厚一二尺不等鍬钁難施俱用鐵鍬石木等錘開鑿深淺不等深處二丈五六尺淺處二丈二三尺以下砂礓硼石愈加堅硬內有東西兩工泉水湧沸急流有声屏水之工更多前項二程以下再挑二倍方与水平相等較之先做一分尤為加倍一則高下出土之難二則晝夜撤水之苦寔難開鑿當時覆部之言如此及後來開河建閘舟楫行之避黄河之險者三百餘里則又以為漕河諸水之開莫善於泇可見一時所見多有未尽然者親經踏勘者尚如此臆說云乎哉

泇河之北有呂孟等湖水皆入泇溝以濟運

邳州　地勢低州東北毛兒窩一帶地勢高水發則直灌州城併宿遷各堤俱難保故築唐宋山格堤以攔之毛兒窩斜對為彭家河凡豐碭沛徐及東省十餘州縣俱由此河入運每慮伏秋暴漲運河難容故築毛兒窩萬店馬庄集減水壩三座以洩之使東入駱馬湖也

微山湖　周圍百餘里凡兗州東境之水皆南注之徐邳間一巨浸也今半淤為民田矣

昭陽湖　在沛縣東八里周圍二十九里鄒滕二縣水咸滙于

此下与薛水合自金溝口達于泗河嘉靖四十四年黄河北溢湖堙又開新河運道去湖益遠矣

山東漕河考 新河會通水無來路山東湖水即以資運然沙淤積秋北形益下黃河北決直注于此史病之然尤當預防也爲作山東漕河考

夏鎮至南陽九十六里共四閘名新河嘉靖四十四年總河朱衡所開南陽至南旺一百四十里共十一閘南旺至臨清三百六十里共十八閘俱名會通河明人循元人遺跡所通

閘河本無水源所恃者汶泗沂洸諸水其出又微不得已置五水櫃積水以濟之即安山馬場南旺蜀山馬踏諸湖也明制各湖俱設水車三百五十部遇旱則起夫戽水入漕渠以濟運而諸泉之水亦所攸賴焉

汶河　汶水之源有三一出太山仙臺嶺一出萊蕪縣原山之

陽一出萊蕪縣寨子村會太山諸泉至靜封鎮合而為一謂之大汶口轉西南与小汶河合全流至南陽縣西北分而為二其一為元人所改于寧陽縣北作堽城埧阻截汶流遏使南出列為洸水會泗沂諸水分流入濟寧天井閘河南北分水濟運其一由堽城西流至東平州東五十里會坎河諸泉至汶口而分其西流者入大清河由東阿而北至利津入海此故道也無如濟寧州地低于南旺不便分水明永樂時開會通河乃于寧陽縣北三十里轉築堽城埧遏汶水入洸之流又於坎河之曲築戴村埧以遏汶水入大清河之路務使

全流尽由汶上縣西流至南旺南北分水六分北流入衛四分南流入漕此漕河所資以濟運也

泗河　出陪尾山下四泉並發故曰泗水西南行經卞城過曲阜縣北分為二流北曰洙水流經孔林前而泗水繞其後合而西流至兗州府城東西南流合沂水一同入師家庄閘河元時因分水在濟寧乃作金口閘過水西流由府城以至天井閘濟運至今如是

沂水　此沂水出尼山過曲阜南合雩水入兗州城而西至濟寧州東合洸水入漕濟運

洸河 即汶水支流元人欲以濟運因築堽城壩於汶北以遏其北流入大清河之路明初又改堽城壩于汶南以遏其南流會泗之路而洸河之流幾絶然堽城之南宮莊河之入於洸者如故但其源微而流不長成化十一年主事張盛復改堽城壩為堽城閘稍分汶水之支以益之遂西南流至濟寧會泗沂二水入漕濟運

沙灣 在張秋南十二里地低窪黄河北岸決常沖之

張秋 屬東阿縣跨漕河而為鎮運渠一大都會也然常為決河所中其關係處在荆隆口及黄陵岡

臨清州　臨衛河灑漕渠貫其城中有二閘一啟則一閉与濟
寧州同粮舡過城入衛河則閘尽矣
河防權云閘河地亢衛河地窪臨清板閘口正閘漕衛兩河
水交會处每歲三四月間雨少泉澁閘河既淺衛水又消高
下陡峻势若建瓴每一啟閘放船無幾水即耗尽漕船多阻
宜于閘口百丈之外用椿草設築土壩一座中留金門安置
活板如閘制然將啟板閘先閉活閘則外有所障水势稍緩
而於運舡出口易於打放衛水大發即從拆卸歲一行之所
費無幾亦權宜之術也

古黄河道　自開州南經館陶吳橋寧津界入海

明永樂時嘗於中灤下二十里開濬旧黄河分導河流使由

故道北入于海

弘治初白昂議自東平東北至興濟鑿小河十餘引水入大

清河及古黄河入海

金堤　自崇陽經清豐南樂東昌至滄州至海

南陽湖　在魚臺縣東三十里周圍約四五十里運河經其中

水深五六尺淺者二三尺東湖俱芰荷西湖俱馬蘭艸及蒲

葦

馬塲湖　在濟寧北十里蜀山湖之南漕河逕其西周圍四十里東南有堤西北為受水处有斗門三座

馬踏湖　西南通南旺湖周圍三十四里東北有低缺处長十里築堤束水漕河亘其中汶河堤在其南

南旺湖　在汶上縣西三十里即宋時梁山泊之東涯周圍三百餘里明時周圍九十餘里漕渠貫其中北接馬踏湖西北接安山湖南接馬塲湖南北運道分水处今河身日淤弥望民田

蜀山湖　在漕河東岸即南旺東湖始初周圍六十五里中有

小山今淤

安山湖 在東平州西十五里繞安民山下旧志周圍一百餘里明時已為民田僅存湖形三十八里今一望平陸于運道全無所濟

坎河泉 灰泉 扒頭泉 王老溝泉 大黄泉 小黄泉 源泉 靜泉 蘆泉 席橋泉 徐家泉 安圈泉 吴家泉 鐵溝嘴泉 獨山泉 洌泉 張胡郎泉 以上十七泉屬東平州皆入汶河

滐澢泉 雞爪泉 龍開泉

以上三泉屬汶上縣皆入汶河

柳青泉

以上一泉屬平陰縣入汶河

拖車泉　馬房泉　閘河泉　王家泉　青泉　吳家泉　臧家泉　董家泉　鹽河泉

以上九泉屬肥城縣皆入汶河

馬王溝泉　胡家港泉　龍王泉　陷灣泉　根息泉　胡港溝泉　狗跑泉　水磨泉　臭泉　新查出泉　土泉　張家泉　梁家庄泉　梁子溝泉　北滚泉　順河泉　木溝

泉　風雨泉　馬光溝泉　板橋灣泉　龍灣泉　范家灣
泉　鯉魚溝泉　皂泥溝泉　水波泉　神泉　東西二柳
泉　刀溝泉　龍堂泉　顏謝泉　羊舍泉　真溝泉　糯
家泉　鉄佛堂泉　周家灣泉　清泉　新興泉
以上三十八泉屬泰安州皆入汶河
古城泉　柳泉　金馬庄泉　古泉　魯姑泉　張家泉　蛇
眼泉　井泉　三里溝泉　渠滿泉　龍港溝泉　龍魚泉
以上十二泉屬寧陽縣入汶洸二河
小龍灣泉　大龍灣泉　半壁店泉　渌馬河泉　牛王泉

蓮花泉　青泥溝泉　胡眼泉　趙家泉　馬江峪泉　盧

莊泉　針扛泉　明山泉　郭娘泉　海眼泉

以上十六泉屬萊蕪縣皆入汶河

和庄泉　石灣泉　靈查泉　古河泉　公家泉　賈周泉

孫村泉　劉杜泉　張家泉　呂公泉　西都泉　南陳泉

魏家泉　南師泉

以上十四泉屬新泰縣入汶泗二河

紙房新泉　驛後新泉　下蔣掤泉　西北新泉　上蔣掤泉

負假泉　古溝泉　閼黨泉　東北新泉

以上十泉屬滋陽縣分入泗河兗州府河西流濟運
近溫泉　埠下泉　新安泉　青泥泉　曲溝泉　蜈蚣泉
濯纓泉　溫泉　連珠泉　新泉　變巧泉　城北新泉
茶泉　柳青泉　車輞泉　逵泉　逞泉　城南新泉　洙
泗河泉　曲水詠歸泉
以上二十泉屬曲阜縣入沂泗河濟運
三角灣泉　柳青泉　程庄泉　淵源泉　勝水泉　白庄泉
尼山泉　白馬泉　陳家泉　孟母泉　鮚眼泉　馬山
泉

以上十二泉屬鄒縣皆入泗河濟運

鮑庄泉　杜家泉　黄溝泉　岳陵泉　璧溝泉　七里溝泉
黄陰泉　天井泉　王溝泉　三角泉　西岩泉　蘆城
泉　大王溝泉　小王溝泉　蔭出小泉　醴泉　東岩石
縫泉　珍珠泉　黄花泉　趙家泉　合德泉　龜陰泉
龜尾泉　龜眼泉　醴前泉　石井泉　黑撈溝泉　蔣家
泉　曹家泉　蔭出泉　雙巧泉　吳家泉　卞橋泉　潘
波泉　潘波新泉　琵琶泉　峯聚泉　甘露泉　甘露新
泉　黄陰泉　馬庄泉　三台泉　馬跑泉　繁星泉　白

石泉　新開泉　紅石泉　響水泉　雪花泉　趵突泉
濤靡泉　黑虎泉
以上五十二泉屬泗水縣入泗沂二河西流濟運
馬陵泉　桅基泉　蘆溝泉
以上三泉屬濟寧州
中溘泉　河源泉　廟前泉　高家泉　高家東泉　河頭泉
勝水泉　東龍泉　聖母池泉　平山泉　古泉　西龍
泉　逯家潭泉
以上十三泉屬魚臺縣東流濟運

三里泉　劉家溝泉　三山泉　北石橋泉　大烏泉　趙溝泉　紋溝泉　荊溝泉　南石橋泉　温水泉　玉花泉　位莊泉　龍灣泉　白山泉　黄溝泉　三界溝泉　荊溝泉　豹突泉

以上十八泉屬滕縣西流濟運

搬井泉　龍王泉　許池泉　許有泉　温泉

以上五泉屬嶧縣

按山東泉源屬兗濟二府一十六州縣共一百八十泉分為五派以濟運道　新泰萊蕪泰安肥城東平〻陰汶上蒙陰

之西寧陽之北九州縣之泉俱入南旺謂之分水派　泗水曲阜滋陽寧陽迤南四縣之泉俱入濟寧謂之天井派　鄒縣濟寧吳臺嶧縣之西曲阜之南五州縣之泉俱入魯橋謂之魯橋派　滕縣諸泉入蜀山呂孟諸湖以達新河是為新河派　沂州蒙陰諸泉與嶧縣許池泉俱入邳州謂之邳州派（此派應在沮北條下因諸泉類及故附于此者）酌其緩急則分水天井魯橋三派尤為漕河命脈每歲春夏間宜督管泉官夫疏濬通達庶其有濟

臨清至天津漕河考衛河一水始上天津推原本微支河復少旱則淺澀潦即衝決固其常也但引沁引漳供灌善計為作臨清至天津漕河考

自臨清至天津共九百五十里係天然之河漢曰屯氏河隋曰永濟渠宋時黃河出入其間金元以後曰衛河亦曰御河

衛水　發源于河南輝縣蘇門山名曰朔刀泉徑新鄉寺處合淇漳二水逾館陶至臨清合汶河之水經德州出天津直沽入海板閘以東全賴此水濟運無如發源本微太行山一帶雨多水即洋溢破堤決岸為滄瀛患若遇旱乾水即淺澀糧運艱阻昔年漳河自館陶入衛水猶可以通舟自萬曆間漳河北徙衛河水益少漕運益苦淺澀矣

衛河水大則倒漾臨清閘內以濟運道水小常賴臨清閘官于板閘底下作壩放水出口使粮船稍得行動不然竟擱住不行矣凡御河官提淺約定有三尺半水頭則免參罰否則沿河文武之責也起剝盤費治河官出蓋北河不比南河南河有公費北河無之也

明永樂十年開滄州西北小河其河自衛河岸東北至旧黄河一十三里開通泄水以入旧黄河至海豐縣大沽入海凡四百五十七里　按衛河以北常若水患蓋河間當九河下流地本低窪又承太行山千溪萬壑奔冲之水渟洄積貯于

此泛濫横溢何所不至獨是德州東岸既有此河何不決之
使一殺其怒乎衛河之隄不比黄河黄河北岸逼近閘河其
隄必不可輕動衛河東岸已經近海又斥鹵荒區何憚而不
為也

蘇堤　在故城縣西南三十里延袤千里自順德廣宗界來

陳公堤　在德州東南五里歷恩縣抵東昌東北抵海相傳宋
陳堯佐守滑時作九河故道在滄德間今已形迹全無

古堤　在吳橋城南西南接德州界東北入寧津界

滹沱河　自山西流至青縣南岔河南入衛

明天順時都察院都事金景輝疏言運河水淺查得汴梁城北原有黄河故道其河由長垣曹州至鉅野縣出會通河由臨清下衛河若挑濬深濶可引河沁之水以通運又江淮民船亦可由徐州小浮橋達陳橋轉至臨清可免濟寧一帶閘座擠塞留滯之病弊

明時議引沁入衛以殺黄河之勢諸揔河駁之曰衛渾暴漲元魏二縣田地每被淹浸民已不堪况可益之以沁乎且衛水固濁而沁尤甚以濁益濁臨德一路必至湮塞不可也

明萬曆時管河楊一德議導沁入衛濟漕給事常居敬言衛

輝城卑於河恐一決有冲潰之患沁水多沙善淤入漕未便

本朝康熙六十年沁水漲決由開州長垣流至山東張秋鎮

侍郎張伯行議引以濟運尚書張鵬翮以為不可奏寢之想

亦宗潘常之說也

天津至張家灣漕河考 下合衛河上合通惠諸水所會疏濬尤為南北諸艘京通水路千六百里干為慶安瀾矣爰作天津至張家灣漕河考

此段河共二百八十里謂之潞河資潞河白河桑乾諸水以通漕運過此四十里至通州十五里達京師則資通惠河矣

天津州 衛水至此接潞河

潞河 源出塞外流經通州至天津合衛水入海

盧溝河 合涞易諸水源遠流長多洄巨浸于武清縣南合潞河從直沽入海

白河 源出霧灵山由密雲縣會榆河渾河至張家灣與通惠河合

通惠河　源出昌平州流經都城入紫禁南出玉河橋由大通橋至通州与白河合楊村以北通惠之勢峻若建瓴白河之流淤沙易阻夏秋水漲則懼其潦冬春水澁則病其澁既難建閘以節宣惟有疏濬之工殊為吃緊又沿河兩堤如板罾口火燒屯王家務桃花口以上堤岸坍塌卑薄最為險要水發即決瀕河州縣淹沒為患粮艘漂淌人甚苦之

淮河考

四瀆之名淮居其二中條之水畢會于淮自淮會淮流境淫泛濫助黃并虐為患東南兆與黃埒矣爲作淮河考

淮水出河南〻陽府胎簪山過桐柏縣東行過確山縣南又東過信陽州北又東過羅山縣北又東過光州北又東過固始縣北又東北至江南穎上縣又東七十里至笋椿河口又東四十五里至壽州渦河口又東十五里至肥河口又東十五里過下蔡南又東九十里浴河又東五十里馬頭城又東北三十里至懷遠縣荆山對河塗山又東一百里鳳陽府又東二十里臨淮縣、又東八十里五河縣又東三十里浮山又東九十里舊縣又東五十五里泗州對河盱眙縣又東三十里龜山又東北過洪

澤湖、東為瞿埧又東北過阜陵湖、東為高良澗周家橋又東北過泥墩湖、東為高家堰又東北過范家湖、東為武家墩又北出清口入於河

右係現今淮水路程不惟與禹貢不同亦且與水經注有異蓋歷代變遷使然也

按淮河為四瀆之一會河南江南兩省強半之水以出清口源遠流廣一當漲決莫可遏禦及其枯涸又難冲刷浮沙淮弱黃強遂為所灌糧運阻滯職此之由運道樞紐全在乎是節宣之道不可不亟講也